



====弗帕酷勒的場合====

「你聽說了嗎？最近鎮外有隻很兇暴的利歐路出沒呢。」

「是啊，前幾天我朋友路過也差點被他攻擊了。」

「真是可怕啊...。」

「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才會——」

「有人說——」

「看來我們還是——」

好吵。

城郊的一隅，原本正在樹蔭下小憩的男子無奈的睜開眼，哀嘆真是找不到一個能好好睡午覺的地方，半會兒便倚著樹幹坐起身，然後更加無奈地發現自家寶可夢們堆在自己身上睡成一團。

「難怪我睡覺的時候覺得又重又擠，原來是你們...。」

好不容易把自家的懶蟲們喚醒，一陣混亂之後，他才想起方才無意間聽到的消息。

「利歐路啊...。」

前幾天似乎也有聽咎伊先生提到過，好像是經常出現在百芍鎮附近的藥草田裡的樣子，據說警戒心很強，任意接近會遭到攻擊，意外地不太友善的寶可夢。

「不曉得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呢？」

一邊思考著，一邊無意識地梳理著還賴在自己身上的土狼犬的鬃毛，弗帕酷勒雙眼放空的望著不遠處的田地，直到一旁的九尾警覺的抬起頭，站起身扯了扯自己的衣服才回過神。

「尼克斯，怎麼了？」

不明所以的轉過頭，弗帕酷勒以為是他肚子餓了，正想從包裡取出寶可夢糧食，卻發現本來蜷縮成一團的土狼犬也跳了起來，和九尾朝著同一個方向，發出嗚嗚的低吼。

藥草田裡，有個身影穿梭其間，弗帕立刻就聯想到了那隻利歐路，而在草叢一陣搖晃後，來者也證實了弗帕的猜測是正確的。

看上去十分疲倦的利歐路搖搖晃晃地起身，不友善的緊盯著他們。

『真糟糕，現在這樣該怎麼離開呢？』

趕緊把一副隨時要開戰的土狼犬攬在懷裡，弗帕試圖緩慢地起身離開，不料緊張的利歐路突然像隻離弦的箭般朝著他們衝過來，弗帕被這突如其來的攻勢嚇了一跳，跌坐回草地上，而土狼犬也掙脫了弗帕的手，迎上前與利歐路對峙。

「萊伊快回來！」

弗帕實在不想傷害眼前這隻看起來憔悴不堪的寶可夢，認為自己和土狼犬他們是誤闖了對方的地盤才會遭受攻擊，於是呼喊著土狼犬萊伊試圖撤退。萊伊在訓練家與來勢洶洶的利歐路之間，陷入了保護訓練家與聽從指令的兩難。

「萊伊！」

弗帕更加強勢的喚道，同時擔心焦躁的利歐路會發動攻擊，而朝他看了一眼，卻沒想對上的是一雙水汪汪的大眼。

更正確地來說，利歐路哭了，看著弗帕的方向，嚎啕大哭起來，讓訓練家和他的寶可夢完全反應不過來。

一直站在旁邊沒有動靜的九尾似乎會意了什麼，用鼻吻頂了頂弗帕，訓練家順著他的視線看向了自已坐著的地方，發現了一小叢被壓扁的花，估計也是藥草的一種。

利歐路看見那團被壓扁的草藥，哭得更兇了，土狼犬不知所措地跑回訓練家身邊。

看了看狀況外的弗帕和土狼犬，尼克斯輕甩尾巴，從訓練家的包包裡翻出了寶可夢糧食，將草藥銜在嘴裡，走向了抽泣的利歐路，將兩樣東西放在他身邊，並溫柔的舔了舔對方。利歐路被對方的動作弄得一驚，停止了哭泣，呆呆地望著九尾，而尼克斯只是安靜地坐在一旁與其對視，兩隻寶可夢相望著，似乎正在進行無聲的交流。

過了一會兒，利歐路似乎做出了什麼決定，站了起來，看了一眼弗帕，掉頭走開。九尾也優雅的起身，晃了晃尾巴示意訓練家跟上自己，踏著輕盈的步伐走在利歐路後頭。

「尼克斯也變得這麼帥氣了啊...」毫無作為的訓練家不知道為什麼沾沾自喜起來。

跟著利歐路彎彎繞繞了好一陣子，弗帕一行總算抵達了利歐路的棲身之所，發現他正在照護著一隻腿受了傷的伊布。

「這個傷得讓咎伊先生做更進一步的治療才行呢。」

皺著眉看了看伊布的傷口，雖然已經有利歐路以藥草做的初步治療，但仍然不夠完善。弗帕取出了應急用的療傷藥，為伊布稍作包紮。

「利歐路，接下來我們會帶伊布去寶可夢中心治療，一起來吧？」以自己的衣物包覆好伊布，弗帕向擔憂的利歐路微笑道：「你放心，伊布很快就會恢復健康的。」

利歐路看了看安心熟睡的伊布，再望向金髮的訓練家，不知道在思考著什麼，微微眯起了眼。

====利歐路的場合====

「你要和我們一起來嗎？」訓練家朝自己伸出手，語氣輕柔不帶一絲催促，他有些踟躕。

「沒事的，如果會害怕的話，我讓尼克斯在這裡陪你吧？」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慮，訓練家想了另一種方法，讓那隻溫柔和善的九尾在這裡陪伴他，自己許諾會在伊布恢復健康後將其送回來。

『我...』猶豫不已，伸出一半的手又縮了回來，看著那人逐漸遠去的背影，更加迷惘。

『他是個笨蛋。』剛才一直默不作聲的九尾忽然笑著說『但是我會一直跟著這個笨蛋。』身後突然出現的拉力使得訓練家停下了腳步，他一臉不解地看向拉住他的小小寶可夢。

『我只是...不想再自己一個人了。』